

菜市场的烟火气

葛鑫

每天清晨,我都在熙熙攘攘的菜市场中,找寻那一份属于我的烟火气。

我家住在城郊,这里的菜市场,就像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将生活的细节和情感描绘得淋漓尽致。这里的菜市场非常现代化,各种食材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从肉、禽、蛋、奶到水果、蔬菜,再到海鲜、珍馐,我总能在这里找到我想要的一切。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买围在菜市场外围的“菜农”的菜。

这些卖菜的,大多是附近村子的农民。杭州郊区的这些村子虽然富裕,但他们的菜,却依然保持着那份淳朴。他们的菜不多,一筐或一袋,绿油油、土乎乎的,摆放整齐,依稀能看见上面新鲜的泥土。他们或蹲,或站,或坐,用方言土语和

邻摊说着闲话,并不急于卖掉自己的菜,仿佛更享受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他们的菜大多是自家菜园种的,吃不了,就拿到这里卖,赚个零花钱。

在这里买菜和在超市买菜的感觉完全不同。在这里,你能清楚地知道每一棵蔬菜的来源和背后的故事。而在超市,你只能看到冰冷的物品和简单的标签。我喜欢和老人们聊天,听他们谈论今年的蔬菜长势,感受他们对土地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执着。

老人们努力讲着具有江南特色的普通话,一边给我称菜,算钱,一边说着菜园里的趣事。有时还会念叨几句,孩子不让种,自己闲不住,偷着种。大多数拿来送邻居和朋友,剩下的拿来卖,一是换个零花,二来还可以呼吸一下清晨的新鲜空气,聊聊天,解解闷。而这些勤劳的农人,要么住在美丽乡村的别墅里,要么拥有三五套的拆迁房,住在装修一新的公寓里。他们也早已不再是农民,但他们却依旧保持着那份勤劳、朴实和善良。

老人卖菜挺有趣,他们都会备些小葱、大蒜之类的。他们称菜用的是老秤,虽然我看不懂,但他们每次都会足斤足两。末了还会送一把小葱、一头大蒜什么的。有一次,有一个老人甚至还送了我两根香糯的玉米。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感觉,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和爷爷一起去赶集的日子。

“红薯便宜了,一块钱一斤——”难得碰到了一个中年男人在拉长了声音吆喝。

“这么贵,8毛钱一斤还差不多。”一个时尚大妈接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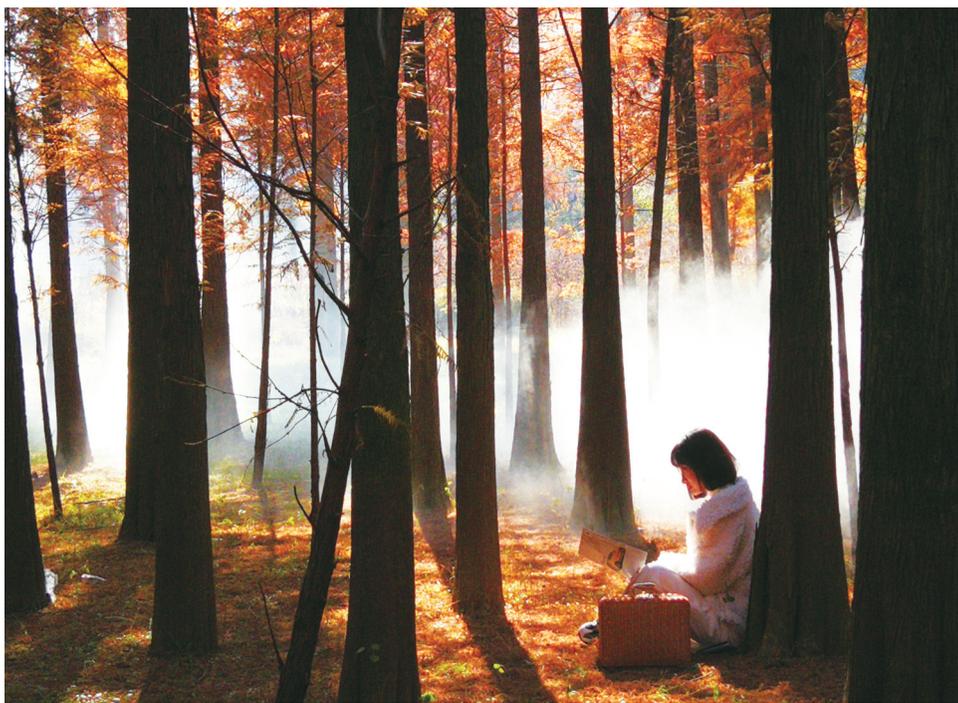
“大姐啊,8毛钱我不得赔掉屁股啊。给你算9毛吧!”摊主一副很为难的表情。

“我都是你家老客了,便宜点嘛!这样吧,8毛一斤,我多买点。”还没等摊主搭话,时尚大妈边说边蹲下挑拣,“他家的红薯特别好吃哦!”时尚大妈向旁边的一对夫妻推荐道。

“真的啊?那我要买点尝尝。”夫妻俩也加入了挑选红薯的队伍中。没多大会儿,红薯摊边便围拢了好多人。

卖主笑得合不拢嘴,更加卖力地喊着:“红薯跳楼价喽,8毛一斤!”他边给我们称重边说,“红薯是家里老爷子种的,老爷子年纪大了,挖红薯都是请人挖的,老人家腿脚不好,还一定要自己出来卖,好说歹说才答应我来帮他卖,赶紧卖完我还要去上班呢。”

傍晚下班回家,那些萝卜、青菜、毛芋头……都在耐心地等着我。我削皮、洗净、切好、烧好,一盘盘白的、红的、绿的蔬菜上桌,城市的喧嚣一下隐去,满满的烟火气升上来,生活顿时一派祥和。



晨读

蒋建才 摄

神滩
晚读

方华

秋天沿着枝茎上升
在一朵美丽的绽放中
到达终点

所有文字变冷
缺少热情的语言已渐僵硬
道路布满锋芒

孤独围困的花朵哦
那些在诗中生活的人们
要用你的芳香取暖

黄花相伴

天空收藏起飞翔
欲望枝头飘零
那些迷人的芬芳打开又合拢
一颗沧桑之心再难涉足

独坐深秋

用菊香取暖(外二首)

往事的月光漫过头顶
最后一声虫吟带走美好的回忆
来时的路面满是风霜

心境渐凉时刻
与一朵黄花相伴
这如约而至的金色火焰
温暖寂寞的心灵

菊有光华

秋的表情
以一朵花的方式展开
或者清纯或者沧桑
或者艳丽或者素洁

远离尘嚣

我们会看到它的光华
东篱下
燃烧的火焰
没有人能够将它熄灭

清冽的
西风中摇曳的小小的火
那些铮铮的骨头
用它取暖
驱散内心的孤独

寂寞从不会写在脸颊
即便霜寒阻断快乐的来路
也一遍一遍在风中
把一朵花的品格凝聚成
冷香浅送

丰富多彩的农耕文化
——西路独特风土人情揽胜之六

布衣

西路除已有的汉族文化之外,也融入少数民族的风情,这些绚丽多彩的民俗,体现出这一带风土人情的多样性。过往在这里举办宴席,可谓繁文缛节,说明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但也有人认为,有些礼仪过于繁琐。宴席过去都是八人一席,长者至尊,年纪大的、辈分高的要坐上席。上席一般是靠神龛的那一头,次者坐下席,又称陪席。其余的坐两侧,即对准桌缝的两边。敬酒、斟酒也很讲究,过去一般用锡壶,应是左手持酒壶,右手靠身后,头巡只能斟半杯,还不能“卡脖子”倒酒,被敬者先举杯子,敬者的酒杯应低于被敬者的酒杯。如果是碰杯,敬前先讲几句吉利的词句,然后轻轻碰一下酒杯。喝完酒后,待尊者先放杯,敬者才放下

杯。酒杯不能倒扣。

夹菜也分先后,一般就近不就远。盛饭一般要盛两勺,吃完饭后筷子放碗旁,不能放到碗上。吃完了,如还有人没吃完,要说一声,“你们请慢用。”过去连摆菜的样式也有讲究,一般为对称形状,现时十人圆桌也就不那么讲究了。出菜顺序也有一些讲究,吃饭中间,一般要上肉丸子,这时一般是燃放鞭炮。如果是“打三朝”办酒,即生小孩宴席,举办者还要给院落邻居分发月饼和鸡蛋等。办婚酒则分发喜糖等。

农耕文化还有奠基,这里叫下脚。奠基很有讲究,必须请地仙择一良辰吉日,千万别犯屋煞。犯屋煞是非常忌讳的事。下脚前还得请地仙架罗盘,以确定房屋的坐向,一般坐地朝南为佳。下脚时,地仙还要杀一只公鸡,将鸡血撒向地基四周。

上梁很是热闹。过去建房必须在正堂之上选一根上好的常青树(一般为杉木)作为梁树。梁树不能砍自家的,必须是“偷”的。木工在梁树中间缠一红布,正中入一根铜钱,上梁时要唱梁歌,由主持人(一般为大师傅)从楼下骑墙到屋顶,并将梁木慢慢升顶,主持人边喊边唱梁歌,如:“此梁此梁,天地开张,梁树,世代荣昌,梁升一步,步步上堂,梁升二步,二人同心,梁升三步,三方财旺……”等等,还有“平地不切高楼。X家建华堂,今天日子好,众人来上梁。大家都欢喜,子孙都兴旺。”师傅每唱一句,旁边众人则齐声应答:“好的!”

现在盖房几乎都没有四梁八柱了,“梁歌”几乎失传了。

田歌,过去还有夯歌之类。犁田耙田,一些老农喜欢在田地里放声高歌。田歌是很有文化价值的,一般是些男欢女爱的情歌之类,但如今也基本失传了。

过去多人打夯(石锤),为提高劳动热情,在将夯石扬起时,众人齐呼“嗨哎——”之类的劳动号子。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如今农村没有打夯之类的体力劳动,夯歌之类的“劳动号子”号子也随之消失了。